

《吳郡歲華紀麗》的地方知識與風土書寫

范宜如*

摘要

風俗民情的觀察，是文人文化的傳承，也是庶民生活的在地體現；地域書寫與文化想像的叩問，不僅是地方性的記憶銘刻，也涉及文學技藝與公共議題的層次。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共十二卷，是一部記述蘇州歲時風土之作。是書以月為序，以節令民諺為題，蒼萃群書，廣引史料，並附以前人及作者袁景瀾的詩作，鋪叙了蘇州的風土人情，內文多有體察民情之敘寫。本文以《吳郡歲華紀麗》為研究對象，從袁景瀾撰述的發想、資料編纂之方式指出這本筆記的文獻特質與文本意義；再由和辻哲郎的風土視角探討這本書的氣候、水文與農事書寫；並探討常民生活與社會觀照。本文藉由《吳郡歲華紀麗》一書探析其社會脈絡與在地經驗的流動與互涉，看見清代士人的在地觀察與現實關懷，呈現吳中地域空間的生活紋理。

關鍵詞：吳中、地方、風土、吳郡歲華紀麗、袁景瀾（袁學瀾）

*本篇論文為國科會計畫〈文獻・地理・記憶：清代士人的吳中書寫〉（計畫編號：NSTC 112-2410-H-003-163 MY2）部分成果。本文曾宣讀於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東亞漢籍與儒學研究中心主辦：2024 第四屆「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2024 年 4 月 25-26 日），承蒙中正大學中文系楊玉君教授講評，復經二位匿名審查人指正，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風俗民情的觀察，是文人文化的傳承，也是庶民生活的在地體現；地域書寫與文化想像的叩問，不僅是地方性的記憶銘刻，也涉及文學技藝與公共議題的層次。而關於地域與文學之研究，詩、文的文本詮解之外，「地」與「人」，「地」與「物」乃至於「地」與「憶」的思考向度更是值得深入探究之處。

《吳郡歲華紀麗》¹共十二卷，是一部記述蘇州山川風土歲時民俗之作。是書以月為序，薈萃群書，廣引史料，而末附以前人及作者袁景瀾的詩作，鋪敘了蘇州的節令與地方特性。十二卷依時展開，正月43則，二月25則，三月28則，四月25則，五月24則，六月28則，七月18則，八月22則，九月18則，十月14則，十一月20則，十二月42則。以時間為線索的編排方式，彷彿是地方的生命史，俞樾（1821-1907）稱：「吳中故事得此編而讀之，亦問俗之一助。」

《吳郡歲華紀麗》作者袁學瀾，又名景瀾，《（民國）吳縣志》卷六十八下有傳：「袁學瀾，字文綺。元靜春居士易後，世居尹山鄉袁村²，家素封，獨溺苦于學，從吳江殷壽彭游，補諸生，能詩，著聲吳下。構靜春別墅，更字春巢。兵燹後，奉母遷居城中，課子若孫。所著詩文皆自刊定，其《南宋官詞》百首、《姑蘇竹枝詞》百首、《蘇臺攬勝百詠》，尤為時傳誦，或詩史、詩虎稱之。」³一九六二年八月，顧頡剛、俞平伯、王祥諸人擬編《吳門風土叢刊》，將袁學瀾所著《蘇臺攬勝詞》、《虎丘雜事詩》、《姑蘇竹枝詞》、《田家四時詩》、《吳門新年雜詩》、《歲暮雜詠》六種編入叢刊。雖未完成，足見其詩作在當時頗受重視。

王明珂曾舉出「社會本相」與「社會表相」之說法，他以「本相」（reality）一詞指人們難以察覺的社會真實面貌。他以為，沒有純粹客觀的「呈現」——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所有的「呈現」都是在一些結構性情境（社會本相）下的「再現」。⁴當我們將筆記視為文獻材料的組合，或許忽略了這類型文本所展現的社會「本相」。尤其本文之研究對象《吳郡歲華紀麗》列入「江蘇地方『文獻』叢書」。「文獻」具備史料性質，文獻有收藏事件、

¹（清）袁景瀾撰，甘蘭經、吳琴校點：《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本文選用之版本以蘇州文學山房抄本為底本，參照南京圖書館所藏清稿本及其他抄本而成。根據王重民輯錄、袁同禮重校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中國善本書目》指出，是書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然根據研究者指出與南京圖書館所藏清稿本相對照，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抄本，實出自南圖清稿本，此版本目前在線上可考索對照。為引述及閱讀之便，引文後直接標誌頁數，不另加註。

² 蘇州元和縣尹山鄉，原為「渡橋」，又稱袁村。見施曉平，〈渡橋袁氏〉，《尋根》第4期，1996，頁19。

³ 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吳縣志》（蘇州：文新公司排印本，1933），卷六十八下，〈列傳七〉，頁11。

⁴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台北：允晨文化，2015），頁91。

記錄知識之效用，仿若是實用文體。而當文獻引用前代之文獻，如何擇選，怎樣並置？選錄詩文則讓文獻資料多了文學的詠嘆與餘韻，從地方文獻可以看見撰述者的個人性及地方認同，而隨著時間的遷變，地方文獻也成為地方的文學。

前人對此書的研究，大多就其歲時風俗著眼，或連結袁景瀾的詩作探究吳中民俗⁵，本文則從《吳郡歲華紀麗》的「文獻」編纂特質著眼，以風土書寫為觀看視角，看見清代吳中地域因時空的變遷，形塑了具備公共議題的社會記憶。有別於其他歲時書寫⁶，袁景瀾以收錄自己的詩文⁷及筆記中夾敘夾議之敘寫來呈現「個人視角」，《吳郡歲華紀麗》是袁景瀾為其鄉園錄寫的土地之歌，既是在地文人纂組的地方知識⁸，也有「根著我城」的文化想像。

⁵ 關於前人對本書的研究，吳琴：〈風俗詩人袁景瀾與《吳郡歲華紀麗》〉（《東南文化》第4期，1990），頁132-134。對於袁學瀾之生平有詳細的考察，並指出《吳郡歲華紀麗》資料之豐富，較《清嘉錄》多63篇，並分析書寫面向的多元以及文筆之清麗，篇幅雖短，卻是目前所見對《吳郡歲華紀麗》較完整的論述。其他如張承宇：〈驀然回首江南地 自然節序今似昔——讀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中國圖書評論》第9期，2003），頁43-44。雖也提出了《吳郡歲華紀麗》的史料特質，以及風俗中的地理面貌，但文章偏向閱讀雜感；談輝：〈清代蘇州歲時節日文化研究——以《清嘉錄》、《吳郡歲華紀麗》為基礎〉（蘇州：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9），焦點則放在節日風俗。綜而言之，《吳郡歲華紀麗》仍具有研究潛質。

⁶ 研究者多將顧祿《清嘉錄》與《吳郡歲華紀麗》相提並論，如談輝：〈清代蘇州歲時節日文化研究——以《清嘉錄》、《吳郡歲華紀麗》為基礎〉。但細察文本，二者依十二個月的節序逐條敘述吳地風俗為其相同點，但篇幅有別，書寫動機亦有差異；再者，《吳郡歲華紀麗》附錄詩文，尤其是編纂者袁學瀾之作，都與《清嘉錄》不同。但《清嘉錄》廣受人關注，是另一個研究面向，可參考早稻田大學教授〔日〕稻畑耕一郎所撰〈《清嘉錄》著述年代考—兼論著者顧祿生年〉（《新世紀圖書館》第1期，2006），頁15-17。

⁷ 袁景瀾在〈續例言〉有言：「卷中每記一事，後輒繫以拙詩雜作。以吳人詠吳事，樂操土風，亦輻軒所不棄。因劉侗《景物略》、董穀士《古今類傳》已有是例，愛因而仍之。敝帚自珍，知不免耳。」，《吳郡歲華紀麗》，頁3。根據吳琴所述，袁景瀾詩作繁富，《吳中歲時詩》229首，《姑蘇竹枝詞》200首，《虎丘雜事詩》100首，見吳琴：〈風俗詩人袁景瀾與《吳郡歲華紀麗》〉（《東南文化》第4期，1990），頁133。以這樣旺盛的創作能量，舉《帝京景物略》為例，表示引用自身創作，前有所承，雖有「敝帚自珍」的意味，也可看出對鄉邦家園以及自我的肯認。

⁸ 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以「地方知識」為其論著命名，學界對「地方知識」一詞就有了多元且深入的探究，並藉此轉化至不同的研究領域。見〔美〕克里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著，楊德睿譯：《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臺北：麥田，2002）頁113-121。本文所言之「地方知識」，在觀點上受其及其研究者之啟發，如羅正心、林徐達所論：「從 Geertz 的主張而言，探索「地方知識」，可以說是一種文化意義的(再)呈現與譯碼。人的行為既然是由它背後的意義之網所支撐，那麼對其行為的活動(儀式、衝突、展演、經濟交換，甚至日常生活中無意識的舉止)都是再現其文化底蘊的地方知識。這種知識，無論是外顯的或內隱的(implicit)，皆是人類活動之文化意義根基，同時也體現了該地方的獨特性。」參見羅正心、林徐達〈地方知識與田野工作〉（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1卷第4期，2008年冬季號），頁4。但實際行文，仍偏重其字面意義。

二、《吳郡歲華紀麗》的編纂型態

(一) 編選、匯錄與議論

本書的書寫型態以文為主，附以相關文獻(文本)及詩作，有些地方會加上按語補述。《吳郡歲華紀麗·例言》有言：「是編體製在記敘間」《吳郡歲華紀麗》·續例言》指出：「是書體製，在乎纂輯傳述，並非著撰之作」袁景瀾特別指出「故凡序述事物風景，語或採取前人。」將自己「傳鈔」前人著作，視為「纂輯傳述」，更坐實了「筆記」的文獻性質大於文學性的考量。不過，當書寫者擇選文獻加上個人觀點，不也是一種文學表述？傳述地方的生命史之外，加入個人詩文，如所述「卷中每記一事，後輒繫以拙詩雜作。」譬如〈八月·石湖行春橋串月〉附上袁景瀾〈戊申秋泛舟石湖觀串月〉有作：「串月行春記勝觀，攜兒放棹具餐盤。與兒消瑞同行。村墟稻熟牛眠壠，碕岸蘋香鴨上灘，佳節景偏僧寺好，清游伴結俗人難。朋觴卅五年前事，陟岵看雲拾墜歡。余幼曾隨先君，泛月此湖。」詩中補註童年時期與父泛湖，與兒同步行春橋之記憶，這是否也傳述了文學感受？這也是地方型筆記之特質，既有客觀史實的紀錄，又彙整相關文學創作，以編纂傳述為主，卻也透顯紀錄者／編纂者的情緒與情感經驗。

關於如何編選材料《吳郡歲華紀麗·例言》指出「吳中歲時節物，市肆好尚之所趨，街談巷說，農諺山謠，悉有祖述。特人習焉不察，往往沿(言為)襲謬，斥為齊東野人之說。余為**考稽群集**，**援為證明**。有涉疑之處，則姑闕之，以俟博雅。」、「是書凡郡邑志所已載，與夫所不及載，**雖瑣必登**。」〈續例言〉則稱「語俚事瑣，必詳必載」。「瑣」語未必是贅言，反而顯示了生活的各種細節。此外，他強調「據古亦復引今，新聞無書可據。」援引古籍之外，也加入個人當今之觀察。混雜了舊現象與當今之聞見，

再者，由於本書以「歲時」為主要紀實內容，就牽涉到風俗的普遍性與地方性。袁景瀾指出：「卷中所記歲時民風，有他省他郡所無者，固所在必登，以彰土俗。間有與他省他郡同風者，其事不能不載。若欲避彼雷同，此處遂成闕典。故每遠引《帝京景物略》、《東京夢華錄》、《武林遺事》所載，以相印證，有似相沿蹈襲。蓋四海同風者，亦不能矯世立異也」(頁1)突顯吳中之風俗特性，也傳述其他城市筆記，以相印證。如〈六月·販瓜〉，先說明西瓜之形色味，再引立歷代詩文筆記，既而言現今生活情態：「今吳中初伏始交，街坊擔賣西瓜，居人亦市為享先之用，并相饋遺，剖食祛暑，鄉人小艇載販，往來喚賣，所在成市。」著重並突顯吳中地域之獨特性。

袁景瀾在《吳門歲華紀麗·序》指出其作之承衍：「吾吳自泰伯、虞仲變其舊習，文

物聲名，著聞宇內，俗敦禮讓，川澤饒沃，五方雜處，百貨闡萃。若張勃《吳錄》、陸廣徵《吳地記》、龔明之《中吳紀聞》、陸友仁《吳中舊事》、范石湖《吳郡志》、王鏊《姑蘇志》、顧惟仲《姑蘇補遺》等書，皆以吳人紀吳事，其於山川風土，言之綦詳。」⁹指出本書傳衍之脈絡，也點出吳中書寫的傳統承繼。書名為「歲華」，彷彿歲阜豐華，然而他所關切的不僅是歲時民風物華之美，而更著重於現象之觀察，「使人於遊觀之際，藉以知稼穡之艱難。」筆記是現實存在之呈現，以今昔之對比點出吳中地域當下的生活情境。

他指出：「傳於古者或謬於今，習乎今者或昧乎古」，並言此書之微言大義：「毋徒炫於風俗之繁會陸離，而忘聖人忠信篤實之教。」有言：「知人間苦樂之不均」在《吳郡歲華紀麗·例言》亦有：「著書立說之旨，專以覺世牖民為務」，因此，他會在某些主題加入個人的評議或反思。譬如，在《吳郡歲華紀麗·放煙火》正文之後，袁景瀾引劉鑾《五石瓠》，有云：「亦云侈矣，明安得不亡哉。」¹⁰有《觀放煙火詩》云：「千金買放炫奇觀，煎竭民膏博歡喜」之感。袁景瀾的觀視角度並非讚賞吳地的繁華，而是有感於家國情勢。一方面記寫承平景象，一方面寫出個人憂懷。《吳郡歲華紀麗·例言》不時提出「至於鄉村風景，亦間附及，使人於遊觀之際，藉以知稼穡之艱難。」¹¹「其為寫承平之風景，記鄉間之舊俗，以示民去奢即儉之意，則無弗同也。」（頁1）

《吳郡歲華紀麗·例言》亦有：「此卷以歲華名篇，所記在民情風俗也，然間有涉及政事者。編中如上丁釋菜之言學校，書院甄別之言文體，收租完糧之言漕賦，起蕩魚之言水利，祭旗纛之言兵制，偶談及之，用志欣慨，蓋不盡不詳也。」又論漕賦、水利、兵制等社會課題，如其所述：「是編自歲朝以迄歲除，事無鉅細，無雅俗，或俚或漫，傳疑傳信，典籍之留遺，故老之稱說，靡不畢載。取其鍾異孕奇，採纂亦殫博矣。」點出本書的時間特質（歲朝以迄歲除），材料之來源（典籍之留遺，故老之稱說）及擇選判準。

雖然本書屬於生活處境／情境的如實書寫，並不代表僅是資料的臚列。他所呈現的文字世界，也是具有意味的形式。譬如在《三月·踏青》，以「意所暢，極目；日所暢，極趾。花香在衣，春泥在屐，山影在酒杯，人致醺醺然。芳草綠陰中，備極冶遊春事。」（頁92）帶出一種盛世風華，而四字一句的駢文體式：「鶉鳴喚晴，江南春矣。山溫水軟，提平似掌，韶光滿野，煖律回暄，桃李吐芳，岸草舒綠」，又增添了一種華美的氛圍。再如「吳地水鄉，當黃梅節近，青草池平，煙絮一川，笙歌兩部，嘈嘈雜雜，叫月傳更，地雜官私，農佔晴雨。驚溪館之幽夢，喚湖堤之曉行，其聲殊聒人耳也。」（《四月·蛙市》，頁142）

⁹ 關於書寫吳中地域的相關文獻的歷史脈絡及內容承繼，是一個龐雜的文獻考察工程，感謝審查人提示這個角度，當另闢專文處理。此外，顧沅《吳郡文編》雖也是編纂形式的地方文獻，但這部書相當龐大，與《吳郡歲華紀麗》的書寫主題以及文化意義仍有區隔，可參考蔣旅佳與汪雯雯的《地域文化視野下《吳郡文編》編纂分類研究》（《中國地方誌》第10期，2016），頁53-58。

¹⁰ 同注1，頁39。

透過文字再現黃梅時節的聲景。

而袁景瀾擅長以文字摹寫生活感，如〈六月·大雨時行〉：

纖細如霧下者，**天雨也**。粗暴從雷下者，**龍雨也**。逐雷電霹靂而下者，則謂之**噴志雨**。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為**凍雨**。《離騷》所謂「凍雨灑塵」是也。六月雨名**綿雨**，其大雨名**濯枝雨**。蓋六月為三時之際，必有**時雨**，農家以為甘澤，邑里相賀，謂為**喜雨**。其雨之將至也，海天蒼茫，飄風奮擊，礮車雲簇，奔騰萬里，猝然如百萬之軍赴敵驟戰，車旗驚崩，矢石亂至也。於是簷溜如濤，跳珠潑沫，聲震屋瓦，雷霆助其氣勢，乾坤為之眩轉。垂絲樓樓，如羽林銀槍，急點錚錚，如花奴羯鼓，目為迷視，耳為失聽。已而，滂沱稍息，原野霑足，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波泱泱以流壑。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回旋，杳然惟見天清而野廓。（頁 231）

先為各種情狀之雨命名，「纖細」之天雨，「粗暴」之龍雨；大雨濯枝，甘澤喜雨，「噴志雨」之命名尤其生動。其次，澤是下雨之情態，袁景瀾以文字調動想像，以戰爭為隱喻，用礮車、車旗、銀槍、百萬之軍、羯鼓等意象，描述六月雨之氣勢與變幻，以「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形容「天清野廓」之貌。有言「此雷雨電電之變幻，非巧力之所能為」雖是記寫「大雨時行」，卻別具文學意蘊。

從本書的編選形式來看，袁景瀾具備一種「方志意識」¹¹，由於文本偏向於「斷片」式的記述（與其說是斷片，不若說是拼圖），並附上前代與當代士人的詩文（包含個人詩作），透過累積性的紀錄，形成一種具有主題的地方文學作品選集，這也是筆記在「理」與「議」之外，兼有紀錄知識、演述日常的紀實趨向¹²，豐富了吳中地域書寫的人文世界。

¹¹ 〔美〕戴思哲（Joseph Dennis）指出：自從南宋時期興起了方志這種體裁之後，修志者們就考慮如何使他們的作品既有個人著作的特色，又能成為超越王朝更迭之上，對地方進行連續性研究的組成部分。「志」指稱地方上零散地或成系列的資料彙編。方志，是屬於地方的一種活文獻，可視為地方史的內容。參見〔美〕戴思哲（Joseph Dennis）著，向靜譯《中華帝國方志的書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頁 123-125、頁 169。筆者以為，袁景瀾此書，從撰述之動機、資料之選錄以及闡釋，具備為地方塑史的方志概念，而且具備累積性的紀錄與動態增補，因而稱之為「方志意識」。不同的是，方志是「客體化的歷史」，而本書則兼有個人視角以及覺世與醒世的書寫意圖。

¹² 本處參考劉柏正對於筆記的詮釋，見劉柏正：〈故物·錄存·敘事：《閩微草堂筆記》的物質書寫與情感意涵〉，《清華中文學報》第 32 期，2024 年 12 月，頁 190。筆者對於筆記的書寫型態亦多所關注，詳見范宜如：〈被隱蔽的文學想像？——以明代粵西筆記《赤雅》的知識傳述與書寫型態為討論核心〉，《政大中文學報》第 28 期，2017，頁 69-101；范宜如：〈謝肇淛《五雜俎》中的物質書寫與地域視野〉，《中正漢學研究》第 22 期，2013，頁 155-185。

（二）歲時節令與時間印記

從《吳郡歲華紀麗》一書的書名及類目來看，就有其「時間」感，全書十二卷，卷名為月份，透過時間的推移，呈現生活樣貌。依時序的農事耕作，顯示了四季交替、動植物生態大自然循環律動；由農事而衍生的土風與慣習，具備時間性（temporality）。是否能藉此循環而產生更新的動能？是否創造出時間的延展性？書中不時流露對時間的感懷，映現了時間的永恆與循環性。如〈南北園看菜花〉：「京敗，園中花木……今廢為菜壟，遺迹多在居民之家」（頁 124）或是〈穀雨看牡丹〉：「余二十年前曾見之，今未知盛否」（頁 129）。此種「今世異時移」（頁 200）的敘述，或直指凋變：「然自十數年來，吳中之民俗亦稍凋疏矣」（頁 216）或從自然景觀來看「今數十年來翠蓋紅衣，依然如昔，而煙波浩渺，畫益鳥希逢，剩有野艇魚舫，相為爭集，無復向時之盛觀也（〈荷花蕩〉，頁 220）此種今昔之感如袁景瀾〈觀支硎山香市記〉所述：

昔南宋張擇端摹寫汴京風物，作《清明上河圖》，凡市橋屋廬、舟車輿馬、山林草樹、漁樵商販、笙歌羅綺、池臺游宴、往來紛紜，色色形形，曲盡其妙，備繁華鉅麗之觀。後之人每歎想不置。今茲支硎春景，遨頭繡陌，熙熙攘攘，大塊之文章也。迎社旗亭，紅紅翠翠，造化之丹青也。其繁盛富美，奚啻擇端所摹上河之景而已哉？夫必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乃克臻此民物之滋豐，閭閻之富庶，何孰非君相勤勞之力耶？自昔和平康樂，風俗所貴。矧以吳中素稱繁盛，花時令節，士大夫之賢有文者，爭開園設廚傳，下逮編戶豐豫之族，亦履乘時出游。山輿水舫，傾城空巷，以相率延覽湖山之勝。余為傳諸藻翰，令閱者如披圖繪，要與壤擊衢歌，同誌承平之盛云爾。（頁 70-71）

文中屢屢出現的「昔」，劃出了時間的刻度，這個刻度，既是遼遠的南宋到清朝，也是歲時節令年年出現的「清明」時節。「同誌承平之盛云爾」既有承傳「吳中繁盛」的自詡之情，也暗藏著對盛世之追憶。對時間的感懷，本是文學表述的主題，情感書寫的內蘊也是文學詮釋的肌理。這種時間的紀錄與銘刻，其實就具備一種能動性，呈現敘事的張力。¹³

對時間的感懷如「余二十年前曾見之，今未知盛否也。」（〈穀雨看牡丹〉，頁 124）又

¹³ 〔德〕韓炳哲在：《時間的味道》所言：「歷史性時間本具有一種敘事張力，諸事件的相互聯結構造著時間的形式」提示我們關於事件的聯結與排序本有其時間的意涵與情感的價值。見〔德〕韓炳哲（Byung-Chul Han）著，包向飛、徐基太譯：《時間的味道》（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7），頁 38-43。

如園林的變遷，或有感而發「今遺迹久湮。」或見證之變「宋朱勔同樂園，中有水閣，作九曲路，至正中，廬山陳汝言購為綠水園，明時張氏改為泌園，今俗稱朱家園，亦僅存荒址。」，當然也有袁景瀾在全書中時常出現的喟嘆：「豈盛衰之理固如是耶，抑土木足以致殃耶?」「使後之遊者知持盈之宜慎，而耽樂之不可長也。」¹⁴而在〈春日遊吳郡諸家園林詩〉中的「一樹啼鳥霸業空」(〈長洲苑〉，頁 108)「一朝事去成荒圃，種菜人來話夕陽」(〈同樂園〉，頁 109)，風土不殊，才會有「異」的感傷。書中的節序依時流轉，身處吳中地理的情境，袁景瀾所引發觸動的不只是個人對時間的覺知與感懷，還涵蓋了對於空間變異，時代盛衰的歷史感受。一如曹淑娟論述園林所提出的觀察：「人文世界裡，時間不只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維度，機械式地載錄人事活動的先後過程，同時更是一種心靈活動的概念，通過它對發生的事件進行排序、比較和理解，與人之主體感受思惟、居處情境、乃至社會之脈動、歷史之形勢等相互牽引交織，形成有所殊異的時間意識。」¹⁵

書中的節令與歲月的往復循環形成一種時間之力，穩定的時序結構與不可逆的時間流變構成了書寫意念的底色。當園林變成「荒圃」，而穀雨之際，牡丹依舊，依時而行，情感的堆疊與文獻客觀的理性敘寫並置，對昔年歲華的禮讚夾雜奢靡的批判。與其將行文中出現的「風俗澆薄，今不如昔」之慨嘆視為道統思想¹⁶，不若說這是一種對自身處境的回應。《吳郡歲華紀麗》值得注意的正是編纂與書寫中透顯的覺世理念¹⁷與鄉邦情懷的糾結與連結，這正是清代吳中士人在世變下對安身之所的情感力量。

三、風土：地方的視角

地方，是一個複雜的詞彙。它可以是一個概稱的詞語，是人們生活的居所；也可以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出發，以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詞語的對照，指出其含蘊情感與價值之所在。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提出了「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的區隔，時間的投注與個人情感的參與使得一處「空間」得以轉型為「地方」。¹⁸以本書所涉及的

¹⁴ 袁景瀾：〈春日遊吳郡諸家園林記〉，同注 1，頁 106。

¹⁵ 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19 年)

¹⁶ 吳琴：〈風俗詩人袁景瀾與《吳郡歲華紀麗》〉(《東南文化》第 4 期，1990)，頁 134。袁景瀾也自承「著書立說之旨，專以覺世牖民為務。」

¹⁷ 袁景瀾也自承「著書立說之旨，專以覺世牖民為務。」見《吳郡歲華紀麗·例言》，注 1。

¹⁸ 可參考二書(同一本書的繁體版與簡體版)，分別為〔美〕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美〕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新華書店，2019)此外，〔美〕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

「地方」而言，袁景瀾就從書名提及區域的範圍。〈續例言〉有言：「是書皆紀載吳郡三邑風俗，初名《吳郡歲華紀麗》，後因卷中但詳三邑，不及江震常昭昆新六縣，應改名其書曰《吳門歲時記》。」地方從來就不是均質與統一的，其間涉及了生活景觀與地方感受，以及蘊藏在文字記述中的空間部署。

日本思想家和辻哲郎（1889-1960）在《風土》一書通過對世界風土特性的考察，分析各地的哲學和藝術特徵，發展風土論，闡明風土的歷史發展和人類存在息息相關。和辻哲郎以為作為時間性的歷史作為空間性的風土互相滲透、支援才形成某種辯證關係。他說「在人的歷史與風土的雙重結構中，歷史是風土的歷史。」他界定「風土」一詞為：「所謂風土，是指某種土地上的氣候、氣象、地質、土質、地形、景觀等的總稱。」¹⁹他將人類一切生活環境泛指為「風土」，包含自然與人文的空間性展現。風土不單是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的總稱，而是人類在風土中發現自我和了解自我。²⁰

和辻哲郎所指稱的廣義的風土論，不限於地理學關於風土的定義。他認為應注意人與空間性或風土性的關聯，因此以人與空間性或風土性的關係為主體，從風土論回應「人的存在結構」。和辻哲郎認為風土是促使人類發現自我存在的「契機」，從風土可理解人們的精神構造、生活方式、甚至藝術表現。從不同地域的風土（例如季風型、沙漠型、草原型），可分析不同的群體如何受到風土的制約，及如何超越制約而獲得更佳自我發展。²¹

和辻哲郎的「風土」觀，提醒了風土不能只被客觀地看做單純的自然環境²²，而是人類發現自我的方式。他以為，面對氣候地形而構築的堤壩、水渠、屋舍等等都與風土現象相關。和辻哲郎指出：「我們是在風土中發現我們自身，在自我了解中完成自己的自由形成。」²³意即，風土不僅是地理氣候等外部條件，而是人類歷史累積的生存之道，包含人類所發明和製造的各種保存生命和克服環境的各種工具。因此，和辻哲郎的學說有別於環境決定論，他主張風土有助於人類自我意識的發現和彰顯，也能在文藝、美術、建築、宗教、風俗等領域中見到風土的現象。

（一）氣候與水文

藉由和辻哲郎的風土論，以及人文地理學對於地景的說法，我們可以看到《吳郡歲華

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對於地方的詮釋，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¹⁹ [日]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4。

²⁰ 同前注，頁7。

²¹ 同前注，頁8-9、179-182。

²² 同前注，頁12。

²³ 同前注，頁8。

紀麗》的氣候與地景，地形與風物的連結。是書以時為序，因而可以看到常民生活的型態，以及農事的脈絡。書中多有對吳中地貌的敘述，尤其是「水」的動態性展現，如：「吳中澤國也」〈白龍生日〉（頁 131），「吳郡水鄉也」〈起蕩魚〉（頁 317）「吳故水鄉，非舟楫不行。蘇城內外，四面環水。大舫小舫，蟻集魚貫。」〈蕩湖船〉（頁 113）因而有「夜航船」的地景：「吳中鄉鎮四佈，往返郡城，商販必覓航船以代步，日夜更番，迭相來往，夜航之故，因四時皆有之。」（頁 329）地景交織著人的互動。如〈山塘競渡〉「篙師執長篙立船頭，曰擋頭篙也。頭亭中選俊童裝臺閣故事，曰龍頭太子也。尾高丈許，牽綵繩，令小兒水嬉，有獨占鰲頭、童子拜觀音、指日高陞、楊妃春睡諸戲，曰鷓梢也。舵為刀式，執者曰擋舵也。畫舫游客爭買瓦罐擲諸河，視龍舟中人人水泅取，以為娛樂，曰罨罐頭也。取罷受賞，曰做勝會也。」（頁 179）這種節慶式的場面，「山塘七里，幾無駐足，河中船擠，不見寸瀾。操楫之子，使船如馬。」節慶創造人的連結，成為士女、商販、遠客與在地居民的相遇之地，如文中所述：「士女靚粧炫服，傾城出游。藻川縟野，樓幕盡啟，羅綺雲積……岸則居奇列肆，搏土為人，劈繒為衣，偃師百變，應指而走。童孩戲耍之具，吳人見慣弗異，遠客偶覩，張目哆口，移晷弗去。商販貿易，所在成市，半月始罷，總之曰划龍船市也。」（頁 179）

因水而形構的地方風景，依時序而有三月畫舫遊、蕩湖船，五月山塘競渡，六月畫舫乘涼、虎丘燈船，八月石湖行春橋串月等。〈三月·蕩湖船〉屬於市民之娛樂：「吳故水鄉，非舟楫不行。蘇城內外，四面環水。大舫小舫，蟻集魚貫，而便於遊賞者，春時則推遊蕩船為首……船娘多嬌，不任舟楫事。捧軸理棹，蓋間有能者。水北花南，人如天上，欸乃一聲，春情俱蕩。」（頁 113）點出了蘇州的地方人文景觀。前面已經提及本書的編纂突顯吳中的地方性，而水域之遊不僅對應了吳中「澤國」、「水鄉」的地理特質，也涵蓋了階層的品味與遊觀。如〈三月·畫舫遊〉所描述富貴人家之逸樂饗宴：「畫舫之游，始於清明。其船四面垂簾帷，屏後另設小室如巷。香棗廁籌，位置潔淨，粉奩鏡匣，陳設精工，以備名姬美妓之需。船頂皆方棚，可載香輿。婢僕挨排頭艙，以多為勝。城中富貴家起恒日晏。每至未申，始聯絡出遊。或以大船載酒肴，穹篷如亭榭，數艘并集，銜尾而進，如駕山而來。艙中男女雜坐，簫管并奏，賓朋暄笑。船娘特善烹飪……湖鮮海錯、野禽山獸，覆壓皮閣。拙工司炬，窺伺廚夫顏色以施火候。於是畫舫在前，酒船在後，篙檐相應，放乎中流。傳餐有聲，炊烟漸上，飄搖柳外，掩映花間，水響迴環，時往而復，謂之行庖。迨至日暮月升，酒闌筵罷，香輿候久，舍舟登岸，一時金閶門外，胥江埠頭，火炬人聲，衣香燈影，匆匆趨路，各歸城邑。」（頁 88）畫舫中的空間配置，飲食宴饗，前有畫舫，後有酒船，並有香輿接應。文中的船娘、拙工與廚夫的主從互動，食材的豪華與內部陳設顯示了主人的財力，賓朋的喧笑聲與樂音則是文字創塑的聲景。袁景瀾以「惟有帶渚烟痕，

滿川月色，承平風景，真贏得一段好思量也。」帶出對於吳地繁華的念想以及承平時期的追憶。

〈四月·筍黨船〉則是氣候與水文連結的情境：「湖州太湖諸山修竹連山，土人剛筍裝船，運人吳城售賣。巨舶盈載，閉置船艙，春氣薰蒸，筍必驟長。若舟行稍遲，船必迸裂，以是載筍之船，篙工楫師每船必三十餘人，快檣雙搖，帆槳并舉，駛行若箭，名筍黨船。」(頁 159) 水的動態性與筍的生長變化交織成一幅鮮活的水域景象。

舟舫之行，創造了地方的連結與互動，如〈三月·杭州進香船〉：「吳郡去航四百里。天竺靈隱香市，春時最盛。城鄉市女，買舟結隊，檀香柏燭，製辦精虔。富豪之族，則買畫舫，兩三人為伴，或挈眷偕行，留連彌月。比戶小家，則數十人結伴，雇賃樓船，為金之人曰香頭。船中雜作喧嘈，來往只七日，謂之報香，船上多插小黃旗，書「天竺進香」四字，或書「朝山進香」字。二月初旬，途間即絡繹不絕，名為進香，實則藉游山水。六橋花柳，三竺雲煙，得以縱情吟賞。故俗有借佛游春之說。歸時，必向松木場買竹籃、燈盞，藕粉、鮑花之物，分送親友，以示遠游。至三月中，香船始罷，亦春時一勝景也。」(頁 101)

春日夏季的舟楫之遊，躍動著地理的季節的生命力。以上所述之進香船、筍黨船皆與節候相關，而「夜航船」則四時皆有，為吳地人民生活的日常：「吳中鄉鎮四布，往返郡城，商販必覓航船以代步，日夜更番，迭相來往，夜航之設，固四時皆有之。惟是殘冬將盡，歲事崢嶸，夜航之中，行人擁擠，長途燈火，肅肅宵征，瑟縮篷窗，劬勞堪憫。其中間有豪客詼諧，笑談風發，或唱無字曲，歌呼嗚嗚，聲聞遠岸，其情景亦有可紀者焉。」(十一月·夜航船)，頁 329) 航船為連結城鎮的主要交通工具，有別於進香船、畫舫之富豪仕女身影；此處，以殘冬歲暮之夜航為視覺焦點，如果將夜航船視為一個景框，作者採取對比的書寫角度，雖為「瑟縮篷窗」，仍有豪客詼諧笑談；並以「劬勞堪憫」的同情視角，照見擁擠船艙中的人物群像。

從地理環境而言，雖然吳地為水鄉澤國，然而「吳雖澤國，巖岫固林列也」(頁 119) 「環太湖諸山皆石田」(頁 145)，豐富多元的地貌，與氣候的變化，形塑了吳地的生活景觀。譬如〈二月·神鬼天〉：「吳郡水鄉地濕，恆多春陰，風雨溟濛，雲容沉黯，俗稱神鬼天。苟無雨，亦多暴風。大塊噫氣揚塵，黃沙蔽日，謂之落沙天。沙即霾也。」(頁 76) 又如〈五月·舶趨風〉所云：「梅雨纔過，有風颭颭然，自東南而至，彌旬不歇，名舶趨風。俗謔稱為拔草風，亦名破帆風。此風從海外來，舶上禱於海神而得之。東坡《詩序》云：「是風起，天不雨，約十餘日止。」太湖漁人候此風起，爭挂帆搶風布網，以網白魚。吳農占驗，謂小暑日吹東南風，有白雲成片而起，即有四十五日舶趨風，主旱而退水。諺云：「舶趨風雲起，旱魃深歡喜。」節候變化引動著常民生活，如書中所述，夏季為：「吳

地濕熱，炎暑如焚，須藉涼冰以清潭灼。葺門外舊設冰窖二十四座，以按二十四氣。每際嚴冬，斗蓄於蕩田，俟冰既堅，貯藏窖內，盛夏取出，街坊擔賣，謂之賣涼冰。或雜以楊梅桃李諸果品，鮮魚行取以護鮮，謂之冰鮮。豪家則買置巨冰，琢疊成山，周圍席畔，供以磁盆，六月虛堂，涼生四座，頗令暑毒潛消也。」（〈六月·賣涼冰〉，頁 210）冬日則為：「於時廛市小民，明燈荷擔，賣糖炒栗、熟銀杏之類，以充小食。沿門叫喚，每至殘漏，街衢始寂人聲。」（〈九月·夜作〉，頁 279）「天寒冰凍，窮親朋到門，爭泡一碗炒米湯，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平時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真有靠田園，長子孫氣象矣。」（〈十一月·冬春米〉，頁 315-316）

研究者曾指出自然氣候以及物候的時序性對於創作者生命意識的影響²⁴，歷史學者卜正民之著作《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從氣候遽變的觀點出發，探討元明帝國的發展與興衰²⁵，從氣候與生態的角度閱讀《吳郡歲華紀麗》，無論是〈黃昏陣〉的諺語歌謠（頁 195~198），或是〈龍挂〉的奇觀想像：「《吳郡志》載：『龍挂之說，謂雨止乎一方。』每當濃雲潑墨，雷鼓鳴空，龍尾下垂，變幻恍惚，或二或三，鱗爪莫分。其時，雲腳如截，有紅蜻蜓無數，飛舞空中。無何而銀竹森森，金蛇晃晃，雨陣排山倒海而下，頓令赤日紅塵，化作空濛世界，信奇觀也。」（頁 200），或〈江鄉清夏記〉所述鄉人的詩意：「倚杖柴門，夕陽在山，紫翠萬狀，蟬鳴高樹，牛渡陂塘。晚涼新浴，則緩緩携葵扇，曳棕鞋，逍遙臨溪，聽兒童踏歌，俚謳野調，拉雜無腔。微行豆棚瓜架邊，聽村老說稗傳一二則，婦媚抱嬰孩立以聽，資姍笑，不須叟而月印前溪矣，此清景之足於晚也。至於蒲之風，竹之雨，荷之露，稻花之香，涼颼颼，影悠悠，芬菲菲，馥并流，以鼻受，以耳受，以目受，則清景之足於朝晝晚，而總以身受者也。」（頁 199）作者以身歷者以及觀賞者的角度，敘述如斯鄉間清景。相對而言，官府的情緒勞動就形成一種對比：「惟時，城中官府，方坐堂皇，束冠帶，聽牒訴，決訟獄，敲撲催科，震怒煩躁，勞形案牘，日不暇給。其有豪貴子弟，華筵會客，酒炙重蒸，歌舞闐聒，或坐燈舫，狎妓游，蛇宵照灼，幾於火迫鄼侯，汗浹重紗，而以為快，不亦慎歟？夫大塊勞我以生，而息之於閒散之地，無名利之擾累，榮辱之欣憾，怡其神於清靜之域，其庶可以自適，葆性真，全天年，較之侷促塵網者，倘有雅俗仙凡之判。此邈世之士，所以去簪紱，遠城市，而樂居清曠也夫。」（頁 199）都可以帶出更多層次的文學感受與文化的詮釋，再現人文景觀。

²⁴ 曾大興：《氣候、物候與文學——以文學家生命意識為路徑》（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²⁵ 〔加〕卜正民：《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20）；《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台北：衛城出版社，2024）則從環境史、物價史的觀點，透過地方志、民間紀錄與外國傳教士所留下來的文獻，重現了國家從繁榮滑向災難的關鍵時刻，揭示市場機制、帝國控制與氣候因素之間如何互相作用，以及身處其中的市井小民的消費行為與選擇。

(二) 農事敘寫與家園想像

地貌與氣候形塑了常民的生活，作為整體的時間顯像，形成傳記性的真實地理。如袁景瀾之〈蘇州時序賦〉所述「閱四序之佳辰」，「著風土之清嘉」。而其總體情境如「布穀鳴時，農功興作。水添瓜蔓，沚泛新萍。」(〈浸種〉，頁 146)，「吳中地沃民稠，俗勤種藝，秋盡冬初，黃雲捲隴」(〈穫稻〉，頁 307)，「臘月，風氣霽發，民乘農隙，計一歲之糧，春白以為儲蓄，名冬春米。於時農家舉秋穫之穀，碾以礮，播以篩，颺以箕，掃以帚，量以升斗斛。婦女童僕，俱習春、揄、揉、簸之事，嚴冬歲晚，人語聚廊廡，確聲振場圃，春成白米粲粲。」(〈冬春米〉)。農事的細節不僅是播種耕耘穫稻春米，七月「擱稻天」(頁 235)，「青苗會」(頁 240)；八月「築場」(頁 290) 均有生活感的記述。此外，尚有以技術為主的紀實書寫。如「吳農於是揀擇穀種，取粒長色紅者，名曰紅斑，棄之不用，揀其實粒色白者，每畝以一斗，用蒲包之繩縛之，陂塘浸之，或瓦盎盛之，晝浸夜收，凡數日，自五六日至七八日，名曰浸種。芽茁二三分，候天晴明，撒布田間，蓋以稻稭灰。《農書》云：以雪水浸種，則倍收，且不生蟲。早稻種浸以清明，晚稻種浸以穀雨。」(〈浸種〉，頁 146) 文字世界裡節氣的流動，是時間的循環，生態的想像。

以鄉土、氣候自然、地方感為特徵的農事敘寫，具備地域色彩風土隨順節氣而行的稻作歷程；〈踏藕〉一文，也寫出吳中的地理特質，農事的生產與生態。「蓮根為藕，吳農種在通潮之田，夏間出水者，名花藕，極鬆脆而價貴。秋時則蓮房折盡，丁男踏取，語亂寒潭，午市爭售，櫓搖小艇。杜句鶴詩：「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真吳中風景也。按郡志：「藕出於吳縣黃山南蕩者最佳，花白者鬆脆且甘。」《唐國史補》云：「蘇州進藕，佳者名傷荷藕，食之無滓，他產不滿九竅，此獨過之。」文中的按語引自方志，具有補充以及強調的意涵，以書寫「民間」作為知識對象類別，亦是一種召喚活動，誌寫具時間性的人群互動。

在收錄詩文的部分，袁景瀾錄寫范成大〈冬春米行〉：「臘中儲畜百事利，第一先春年米計。羣呼步確滿門庭，運杵成風雷動地。篩勻箕健無糲糠，百斛只費三日忙。齊頭圓潔箭子長，隔籬輝日雪生光。土倉瓦龕分蓋藏，不蠹不腐嘗新香。去年薄收飯不足，今年頓頓炊白玉。春耕有種夏有糧，接到明年秋刈熟。鄰叟來觀還歎嗟，貧人一飽不可除。官租私債紛如麻，有米冬春能幾家。」意味著農事情感價值的傳達，具有歷時性的觀照。農作生活，是一種家園想像。但袁景瀾不僅是表述此種農村記憶，還關注到農事的知識技藝。不僅是「精品化」的文青想像，而是「循環性」的生命時間，具有生活感的在地觀察。

(三) 物的關係網絡

物是一種社會記憶，物的採集、餽贈與品嘗也是一種地方特性。文中所述如橘²⁶、賣瓜²⁷、蟹（頁 303）等，不僅是紀錄食物之鮮美，還有標舉地方的意涵，如〈十月·冬釀酒〉所言：「吳俗，收穫後取米釀白酒，謂之十月白，過此則色味不清冽矣。酒中之趣品，他郡所無。」（頁 302）或〈麥芽餅〉「麥芽餅色碧，用青芋頭搗爛，和麥芽面、糯米粉，揉蒸成餅，以豆沙脂油作餡，甜軟甘鬆，實山厨之珍味。新夏，人家爭以携餽親友。田婦亦以之饁餉亞旅，為耕鋤之小食，亦謂之芋頭餅。同里鎮閩姓善製此餅，他處莫及，俗稱閩餅。」（頁 154）再如「吳中櫻桃出光福西山，赤如火齊，味甘崖蜜，筍出湖州諸山，商船遠販，晝夜兼行。粉籜綠苞，玉嬰駢解。餞春迎夏，把盞開筵，廚人作供，一半櫻桃一半筍，真雋味也。」（〈櫻筍廚〉，頁 141）²⁸〈餞春筵〉「柳絮濛濛，園林春盡，人家爭作餞春筵。入市買櫻桃、青梅、櫻麥，以祀先宴客，名立夏見三新。添案物，則有燒酒、海蠅、酒釀、介菓、白筍、鹹鴨卵、蠶豆諸品，以為時鮮美味。酒家以新釀餽送於舊所往來買賣之家。入市姑飲者，不取值，以致醉人滿路。立夏日，俗尚啖李。」（頁 139）連結時序，從採菱（頁 271），剝芡（頁 272），煨芋（頁 273）、踏藕（頁 274），以及具備地方特色的菰米純羹（頁 280），配合民俗的「重陽糕」（頁 278），除了標示地方特性，也形成物的關係網絡，這是地方的「物聯網」。

《吳郡歲華紀麗》中的物書寫展示了士人知物、辨物的歷程，如〈九月·菊花山〉引《群芳譜》所載，菊有二百八十五品，「近日品尤繁衍，千奇百變，名狀難悉。節交寒露，各種盡開。」（頁 281）或如〈八月·木犀蒸〉：「吳中庭院所植者，名岩桂。花如米粒四出，白名銀桂，黃名金桂，香最濃鬱遠聞，吳俗呼為木犀，有早晚二種，在秋分節開者，曰早桂。寒露節開者，曰晚桂。將花之時，必有數日鑿熱，釀花作蕊，謂之木犀蒸，言蒸鬱而始花也。」（頁 265）既有花事之敘述，又是地方知識。物是風土的再現，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生活的改變，「物件原始的實用意義消失了，這些物件最後成為「記憶的場所」，超越了它的實用功能，獲得了特殊的物質性與敘事性。」²⁹地方風物了強化地域情感，透過「斷片」的形式形成一種方向指標³⁰。

²⁶ 〈洞庭霜橘〉：「《禹貢》揚州厥包橘柚。吾吳屬揚州，橘宜茂美。」同注 1。

²⁷ 〈販瓜〉：「今吳中初伏始交，街坊擔賣西瓜，居人亦市為享先之用，並相饋遺，剖食祛暑，鄉人小艇載販，往來喚賣，所在成市。」同注 1，頁 205。

²⁸ 〈燕來筍〉亦有「有名燕筍者，燕子來時，其筍掀泥怒出，厥形尖細，異於山筍」，同注 1，頁 118。

²⁹ 范宜如：〈謝筆瀾《五雜俎》中的物質書寫與地域視野〉，同注 11，頁 178-179。

³⁰ 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言：「斷片把人的目光引向過去；它是某個已經瓦解的整體殘留下的部分：我們從它上面可以看出分崩離析的過程來，它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它那犬牙交錯的邊緣四周原來並不空的空間上。……它的意義、魅力和價值都不包含在它自身之中：這塊斷片所以打動我們，是

〈八月·木犀蒸〉導向的是物所帶動的地方風景：「於時金風薦爽，玉露零香，虎阜山塘，燈船酒舫，士女駢萃，極意娛游，兼旬始歇，號木犀市。」（頁 265）〈八月·山塘桂花節〉「銀合影裏，金粟香中，清夜冶遊，殆無虛夕」（頁 266）亦若此。而物所呈顯的風俗傳統與文化精神，如〈端午女紅節物〉所云：「吳中競尚麗巧。端午節物，蘭閨彩伴，各賭針神，炫異徵奇，互相投贈，新製日增。」（頁 177），或如「釵符健人」所言：「閨人剪綵為釵符……名曰健人，即古之艾人也」（頁 175）³¹從食物到節物，從方物到禮物，物的世界是一種銘記與文化框限，映射且延伸了地方的意義。

除了透過節物與方物強化吳郡的在地情感與地域特性，因風土而產生的習俗以及生活感也是地方知識的一環。紀爾茲（Geertz）在討論常識做為地方知識時指出，常識具有自然性（naturalness）、淺白性（thinness）、實作性（practicalness）、不規律性（immethodealness）、可親近性（accessibleness）等性質，許多代代相傳的地方俗諺或傳說，即是這一意義下的常識。³²書中所述如〈秤人〉：「吳俗於立夏日，以大秤權人輕重，註記於冊，俟來年立夏復秤之，以比較年年之肥瘠……郡志不載此俗，《吳門補乘》則稱之，此風想起於近世也。」（頁 143）或是〈浴貓犬〉「六月六日，俗牽貓犬浴於河，云以避穢虱。」（頁 203），以及〈疰夏飲七家茶〉：「吳俗以入夏眠食不安曰疰夏。蓋吳下方言，謂所厭惡之人曰注，則疰夏之說，猶厭惡之意也。人家於立夏日，取隔遂撐門探烹茶以飲，茗茶則乞諸鄰舍左右，閱七家而止，謂之七家茶。」（頁 143-144）生活的紀實形構了地方的風土，成為地方知識——紮根於地方的、具空間特性的實踐³³。

四、常民生活與社會觀照

（一）在地書寫與時代課題

袁景瀾在〈吳郡歲華紀麗例言〉提及本書之作的時代背景：「道光己酉夏，淫霖傷稼，民情騷動，余迺糾族黨，散粟平糶，防遏攘劫。秋奉邑檄，查辦賑冊，散給撫恤貧糧，心

因為它起了「方向指標」的作用。」，參見〔美〕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斷片〉，《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頁 93-94。

³¹ 另可參考楊玉君〈佩掛與驅邪—仲夏民俗的比較研究〉，《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4 期，2009。

³² 〔美〕克里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著，楊德睿譯：《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臺北：麥田，2002），頁 84-92。

³³ 羅正心、林徐達：〈地方知識與田野工作〉，《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4 期，2008 年冬季號），頁 9。

勞神瘁。嗣後冬租無收，生計索然，境遇拂逆，無若今歲矣。維時寒村蕭條，荒齋岑寂，無可排遣，輒拈筆墨自娛。偶取吳中歲時風俗，拉雜紀之，編成十二卷，名曰《吳門歲華紀麗》。」根據《清史稿·本紀十九》所述，道光二十九年（己酉）這一年水患頻繁，從元月到十一月，各地均傳出水災（包含臺灣），需要大量的賑務工作，而福建閩匪、湖南新寧、雲南騰越廳、保山界外小字江等處野夷作亂，倚靠重要將令如林則徐出兵討伐。這一年，英人進城而不果，而朝鮮、琉球、越南入貢。在這樣的轉折時刻，地方文人袁景瀾選擇編選吳中歲時風俗，是想透過紀錄具有儀式價值的物與民俗，存留在地的文化傳統？或者，袁景瀾是想透過對於不同階層人物的敘寫，點出鄉城的生命力，同時突顯了貧富的差距。

當某事、某物進入了視野，我們就會賦予那些事物多一種向度的關注。所見既有「游惰驕民，水逐陸奔」，「百戲競陳，游觀若狂。」也會說明「俗以進香者鄉人居多，因名草鞋香」（〈東嶽草鞋香〉，頁 132）袁景瀾總是注意到村香農人：「是日，村農盡出游邀，看會燒香，搖雙橈出跳快船，翱翔市鎮，或觀戲春臺。其有荒村僻堡，民貧無資財，亦復搖小艇，載童冠婦女六七人，赴鬧市，趕春場，或探親朋謀醉飽，熙熙攘攘，以了一年游願。田家僱工客作之夫，亦俱舍業以嬉。」（〈東嶽草鞋香〉，頁 132）又如「炎氣鬱蒸，風絕絲絲，所最難堪者，為食力擔夫，紅塵赤日，為鋤禾農父，汗雨泥塗也。」（〈六月溽暑〉，頁 196）關於俗民生活，總有較具社會性的觀察，更顯示對於現實生計的焦慮。〈觀放煙火詩〉云：「千金買放炫奇觀，煎竭民膏博歡喜」（頁 39）〈吳郡西山春遊詩〉言：「寄語笙歌休爛熳，吳民今已困催科。」（頁 119）更有貧富的對照，如「富家易過繁華景，貧家坐愁四壁靜」（〈鬧元宵曲〉，頁 46），「富者燈四夕，貧者燈一夕」（〈燈節〉，頁 46），「貧者藏以瓦龕，以藁囤；富家貯以倉廩，以困廩，俱經久不蛀壞。」（〈冬春米〉，頁 315），「富家則磨粉自蒸，貧家則買諸市」（〈年餅〉，頁 334）

這般的觀看與敘述，我們可以視為吳中書寫的雙重性，一方面鋪陳「豪家則花戶油窗，裁雲鏤月，擅簾火坑，支雪搪風，新裝紙閣以通明，深護繡帷而聚煖。」，另一方面也看見丐者的處境「更有施捨之人，以錢米賙貧，棉衣給凍，下至赤身丐者，亦復施以秧薦卉衣，俾遮體粟，具見仁者之用心。」（〈連冬起九〉，頁 314）或如「豪貴人家，惟知就碧鷓，焚百和香，豈知貧居況味哉？」（〈煨草驅蚊〉，頁 222）等對比，如袁景瀾所言：「亦以見向昔民財之殷盛，而於以感近日物力之凋敝也。」（〈燈市〉，頁 34）除了雙向對照的書寫，袁景瀾的社會觀察，仍是具有深刻的意義。³⁴如〈觀場風涼茶〉：

³⁴ 研究者指出，袁景瀾特別關注下層社會特有的生活習慣，具有一定的時代性。見吳琴：〈風俗詩人袁景瀾與《吳郡歲華紀麗》〉，同注 5。

吳城地狹民稠，衢巷逼窄。人家庭院，隘無餘步，俗謂之寸金地，言不能展拓也。夏月炎敵最盛，酷日臨照，如坐炊甑，汗雨流膏，氣難喘息。出復無叢林曠野、深岩巨川，可以舒散招涼。惟有圓妙觀廣場，基址宏闊，清曠延風，境適居城之中，居民便於趨造。兩旁復多茶肆，茗香泉潔，飴餠餌蜜餞諸果為添案物，名曰小吃，零星取嘗，價值千錢。場中多支布為幔，分列星貨地攤，食物、用物、小兒玩物、遠方藥物，靡不闡萃。更有醫卜星相之流，胡蟲奇妲之觀，踰戈流鎗之戲。若西洋鏡、西洋畫，皆足以娛目也。若攤簧曲、隔壁象聲、彈唱盲詞、演說因果，皆足以娛耳也。於是機局織工、梨園腳色，避炎停業，來集最多。而小家男婦老稚，每苦陋巷湫隘，日斜輟業，亦必於此追涼，都集茶篷歇坐，謂之喫風涼茶。(頁 232)

這些文字敘述充滿生活感，而「地狹民稠，衢巷逼窄」「隘無餘步」「不能展拓」的空間特性，則點出「圓妙觀廣場」宏闊清曠，而能組成各式地攤的生活世界。³⁵老少男婦聚此以「追涼」、「舒散招涼」，稱之為「喫風涼茶」。這樣的生活紀實正是空間成為地方的意義所在。如果只是從風俗記載的角度閱讀〈觀場風涼茶〉，如果只看到「足以娛目」「足以娛耳」可能就忽略了文中的「氣難喘息」以及「苦」的滋味。袁景瀾在《吳郡歲華紀麗》紀錄許多庶民的危殆生活，如果只看書名，而未細審內容，恐怕就無法看見袁景瀾對於吳地人民的關懷與同情，再如〈起蕩魚〉：

吳郡水鄉也，城以外，陂澤彌望，波流湯湯。其深矣，魚之，其淺矣，蓮之、菱芡之。即不蓮且菱芡也，水則自能蒲葦之，芡葑之，水之才也。芡之利為飼牛芻，芡根叢密，寒魚聚焉。業蕩之家，設人守禦，若舟鮫焉。每至冬月，漁人畢集，來此打魚，必向蕩戶言價，抽分其利，俗稱包蕩。然後筭箸爭投，鳴榔四繞，謂之起蕩。蕩主視其具，衡值之低昂，而矢魚之多寡，各有不同。魚價較常頓緩，俗謂之起蕩魚。(頁 317)

這段敘述論及漁人與蕩家的互動，並解釋何為「包蕩」，何為「起蕩」，然而接續其後則附上郡志，論吳中水利衍生的民生議題：「自豪民右族，侵佔私利，河港浦溆，遍植芡蘆，圈築魚蕩，區種芡藕，或緯蕭截流，張攔網籬，泥沙滯積，壅障下流，日就淤澱，而五湖之洩瀉失其道。自都水無監司，營田無專使，潦淺無民夫，開江無兵卒，爬沙無軍士，人戶佃種芡蘆無禁令，歲時疏濬廢其職，而五湖之委輸，益失其途。是以吳江岸東江尾，蒲

³⁵ 研究者指出「圓妙觀」往往作為民眾狂歡的場所，見張承宇：〈驀然回首江南地 自然節序今似昔——讀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同注 5。

葦叢生，沙泥漲塞，浸為民居，桑田魚池，歲增科稅，不知增一邑之賦，反致損數州之賦。」水患之生成實為豪民之私利，又言：是以偶值淫霖，十縣山源，併溢具區，下流支港淺隘，不能舒瀉奔騰之勢，陂塘港汊，陡然瀾漫，廣野一白，東風駕潮，回環四合，無非波濤，民有為魚之恐，雖禾黍成實，頃刻可蕩而盡也。今天水之為物，但潏蓄而不洩，其潰決汎濫也必甚。有心民事者，固宜所講求也。」又有感而發：「乃世俗徒習於魚蕩茭蘆，目前之利私，而遂忘經國治水久遠之大計，其可乎哉？其可乎哉！余為附說於此，俾志河渠者采擇焉。」可見其對於空間公共議題的關切，對於庶民眾生的關懷。

關於民眾生活的社會議題，尚有《吳郡歲華紀麗·收田租》，敘述如下：

業田之家曰棧，則立冬時開倉收租。先期發租繇，令催甲派給，有頭限、二限、三現之目。逢限量免米若干，限滿不還，則稟請縣署，飭差役催租，或有放舟下鄉收納者，則頑佃居多矣。

《昆新合志》云：「十月朔，有田之家開倉收租。始田主立限，分頭限、二限、三限之目，逢限量免米若干。」按：近來漕賦日重，佃農頑劣，專以抗租為事，相習成風。當禾穀登場之際，即便罄米出糶，以濟其喫酒賭錢之用。至業戶取租，則一無所償，甚至打毀賬船，毆辱業主。在官則但知徵糧，不管收租。佃飽無糧之產，業賠無租之糧，田為累事，洵不虛矣。乾嘉時，人享有田之利，今則有田之家，朝夕辛勤，難供饘粥。時迫追呼，剜肉醫瘡，猶難免於敲撲。虎吏叫囂，駭及雞狗，真有田不如無田之適耳。（頁 309）

值得注意的是袁景瀾寫的「按語」，如果從熱奈特所言的「副文本」來看，具有引導讀者解釋文本，參與事件的意義。³⁶從「近來」一語，可見袁景瀾有紀錄、報導時事的創作意圖。而「虎吏叫囂，駭及雞狗，真有田不如無田之適耳。」這似乎是有田者的不可解的宿命？再如記述〈巡夜吏〉職業情境：「吳郡五方雜處，人烟稠密，嚴冬事集，草竊易生，官吏巡途，稽察尤謹。每當漏滴三商，座消萬戶，城門鑰上，巷柝傳更，冰冷街衢，幾星炬火，賢勞鞅掌，宵夢無溫。此亦見民社身膺，職司禁暴，有不若編氓擁被，徹夜安眠者矣。」（頁 329）

³⁶ 據〔法〕熱奈特之語，副文本即：「標題、副標題、互聯型標題；前言、跋、告讀者、前邊的話等；插圖……，包括作者親筆留下的還是他人留下的標誌，它們為文本提供了一種（變化的）氛圍。」

（二）現實之探求與關懷

此外，從〈吳俗諷諭詩〉創作發想以及詩題，即可見袁景瀾的現實關懷與物與情懷。有言：「昔杜少陵有《石壕吏》、《無家別》諸作，白樂天有《秦中吟》諸篇，皆感激時事，意在諷諭，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誠三百篇之遺，不可廢也。本朝蔣新畬太史，最工斯體，其在京師、豫章，俱有新樂府數篇。自是繼作者，指不勝屈，俱傳誦於世，余竊慕焉。乃以生長吳會，習睹閭閻之時事，過災根則興悲憫；見敝俗則寓箴規；都市繁庶，則詠歌以樂昇平，官吏賢能，則褒美以紀循績；要皆不失乎勸戒揄揚之旨。堯民之《衢歌》、《擊壤》，《唐風》之《蟋蟀》、《山樞》，聲謠所著，民俗存焉。余之所作，亦猶行古之道也。至於驚其詭辭，恢張過實，非所敢也。用集數年所作，并採時賢集中有關吳俗詩篇，間亦錄入，裒為一卷，名曰《吳俗諷諭詩》，以俟夫采風問俗者省覽焉。」詩題如下：〈閭門謳箴奢靡也〉、〈宰耕牛哀妄殺也〉、〈哀澤鴻恤流民也〉、〈寒村行傷歉歲也〉、〈邪巫巫譏淫祀也〉、〈橫目氓疾強暴也〉、〈火葬行忠孝衰也〉、〈再嫁辭傷薄俗也〉、〈鴉片烟嗟嗜好癖也〉、〈古董客譏偽亂真也〉、〈汎濫辭紀水災也〉、〈苦旱吟憫夏畦也〉、〈米貴謠惜餓殍也〉、〈甘霖曲喜時雨也〉、〈靖萑苻頌廉訪裕公謙也〉、〈禱雲漢頌中丞林公則徐也〉、〈花鼓戲刺靡音也〉、〈串客班譏無恥也〉、〈拽縴夫惜民勞也〉、〈妻還債刺無良也〉、〈時世粧〉、〈印子錢〉、〈放鴿鴿〉、〈看風水〉、〈聽說書〉、〈走索妓哀貧黎也〉、〈送嫁孀戒豪侈也〉、〈賭博場儆蕩費也〉、〈鄉茶館刺惰農也〉、〈夜作畫〉。³⁷

面對老弱貧民，吳郡設有「施粥場」：

吳郡三邑俱有施粥廠，廠設於六門諸寺院。自十月十五起，至十二月止，每朝作糜以食貧民。先期挨戶書口數冊，應食者給以票，或以竹籌為照。官紳富戶，捐米彙集廠所，司其事者為董事。城內外各善堂，間亦舉行之。每當破曉霜濃，附郭貧黎，踏凍而來，男婦老弱，錯雜擁擠，蟻聚蜂屯，喧聲潮涌，以謀一飽，至日三竿而散。（頁 330）

³⁷ 蔣寅指出：「就像《竹枝詞》在清代層出不窮，絕不能視為偶然現象，其背後一定有詩壇的共同意志，指向一個力求突破陳熟的日常經驗 而要以新的經驗模式開拓詩境的方向。事實上，規模化的組詩對特殊經驗的表現尤其會形成突破性的開拓，導致自然、歷史意蘊和人性深度的不斷開掘乃至想像力的不斷擴張。一旦我們從這一角度來思考，就立刻會覺察到清代數量龐大的詠物詩背後積聚的突破傳統的集體共識。」袁景瀾大量地創作「諷諭詩」必然受到日常經驗之影響，袁氏撰有〈姑蘇竹枝詞〉200首，〈田家四時絕句〉100首等。參見蔣寅：〈生活在別處：清詩的寫作困境及其應對策略〉，《文學評論》第5期，2020），頁130-141。

文學的表述，關乎人類深層的靈魂，與底層人民共同俯仰呼吸，創塑了吳中地域的記憶風景。袁景瀾有〈施粥行〉，亦有紀錄水災的〈汎濫辭〉：

積陰天際凝黑霧，白龍捲海人雲去。狂風吹雨倒地來，十日五日雨不住。初飄亂點既如注，頃刻簷溜飛瀑布。縱橫床榻生青苔，几窗漏濕無乾處。疑是女媧補天補不牢，石破迸落銀河濤。江水暴漲洪流翻，千門萬戶皆波瀾。難興徐屋築隄役，明徐屋為蘇州通判，春雨病隄，大興捍築之役。鱗介入室民愁歎。今朝看水水沒路，紛紛操筏遷家具。明朝看水水及扉，雞犬上屋人登樹。爭欲呼船來載人，人多船少難安身。老弱驚嗟婦子泣，此時性命同輕塵。田園四望化魚國，槽巢高結同堯民。村莊更有萑苻起，官符火速平糶米。貧家泛宅逐鳧鷗，富室移居入城市。昔年甲子逢水災，謂嘉慶九年事。數日汪洋即退回。今日漲高過昔月，餘波濁浪猶喧豕。自古三吳誇水利，東海北江環郡地。急須疏導繼希文，茆河茜涇通流滯。宋景祐元年，知蘇州范仲淹濬白茆等浦，疏導諸邑之水。蓋蘇州東枕海，北接江，故東開崑山之張浦、茜涇，以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以導諸江。畎澮宣洩循禹功，蓄滯無使害三農。范文正上呂相公書，夫水之為物，蓄而淳之，何為而不害。吏治苟明六得失，委輸何患溢婁松。嘉靖三年，崑山人郝宣上言蘇州水利，有六得六失。幸得遭逢天子聖，輸糧下救哀鴻命。四方安堵沈災消，江湖依舊平如鏡。（頁 381）

前言「吳地卑濕，數有汎溢。嘉慶甲子以後，歷道光癸未、壬寅、己酉，連遭大水，湖波溢岸，田禾淹沒，哀鴻遍野，用作是詩。」行動可以深化寫實的力量，事實的指認可以引領抒情的方向，這首〈汎濫辭〉有歷史背景的陳述，將水患的現象連結至宋代景祐年間范仲淹的治理成效，明代崑山士人郝宣對蘇州水利的建言以及蘇州通判徐屋的築堤行動；有當下情境的紀錄，直指甲子水災（嘉慶九年）與今日之對照。有水患的詩語與情緒，先是「疑是女媧補天補不牢」的神話想像，又有「輸糧下救哀鴻命」的呼告與哀痛，具有紀實書寫的力量。

審視全書，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注與社會民生的關懷，的確值得省思。但是一再出現「今世之人，好耽荒樂」（〈夜觀燈會說〉，頁 40），「安見更數十年，虎阜之燈船，不轉為秦淮之衰竭耶？」（〈虎阜觀燈船記〉，頁 215），「每樂向人道之。使後之遊者知持盈之宜慎，而耽樂之不可長也。（〈春日遊吳郡諸家園林〉，頁 108）這是一種潛藏的焦慮，文化治理的考量？或是世變之際的文人個體在社會生活與歷史經驗中，逐漸淬鍊出個人的價值與理念，試圖建構一種風土的價值觀？這些話語，不免落入了書寫與思考的程式化，未

能將縈擾身心的離亂、飢寒深化成人心人性的敘寫。但如果從「感覺結構」的角度來思索，或許又可以理解袁景瀾的關懷所在。Raymond Williams 提出生活經驗是一種「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在特殊地點和時間之中，一種生活特質的感覺：一種特殊活動的感覺方法。」他所強調的是不同世代對生活的差異性，這種經驗的連續性(亦及感覺結構)不只是心靈的產物，更強調社會及歷史涵構對於個人經驗的衝擊。³⁸ 道光二十九年的時空背景，讓他的在地書寫趨向於現實的警示與喟嘆，經驗是互為主體的，經驗也是個人與群體相互影響、辯證與融接的重要媒介。視其個人經歷，他曾參加行春橋、滄浪亭等古蹟修繕募捐活動，晚年組織團練，助餉有功³⁹，這種社會參與實踐與其關懷是相互對應的。或許，這正是袁景瀾的覺世體悟，也是他對於當前處境的真實體會，也提供閱讀者思索的中介。

五、結語

吳郡是豐饒之地、遭逢之地，當我們揭開事物被折疊的敘述，審視內在的生命情識及時空感知，在個人觀點的情懷敘說，與公眾領域的歷史銘刻之間；在社會情境與在地經驗，環境脈絡的穿織游移，看到「地方文獻」關於地理、記憶的對話，看見吳中地域所形構的情感地形圖。

本文以《吳郡歲華紀麗》為研究對象，從袁景瀾撰述的發想、資料編纂之方式及準則，指出這本筆記的文獻特質與文本意義；再由和辻哲郎提出的「我們是在風土中發現我們自身」的風土視角，探討這本書的氣候、水文與農事書寫。同時，從常民生活與社會觀照顯示袁景瀾吳中書寫之雙重性——透過文字的組合與再現，彰顯人的存在價值與當代感受。另一方面從社會文化的角度鑿刻空間的意義，看見清代士人的在地觀察與現實關懷。

雖然本書為編撰之筆記，不乏轉述、輯錄(嚴厲一點來說有抄襲⁴⁰)等現象。然而，拼貼、重組有其新的敘述趣味，而且無可避免地會加入書寫者的在地感受。從「筆記」此文類考察對於地域與文學之研究可提供新的觀點。其一，筆記可呈現文人「情緒的真相」，在地觀察的實貌，以及紀錄物事的功能。其二，筆記有交相重疊，知識驗證的書寫角度。其三，筆

³⁸ [美]艾倫·普瑞德(Allan Pred)〈結構化歷程與時間地理學——地方感和結構的形成過程〉，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88)，頁125-127。另參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³⁹ 參見吳琴：〈風俗詩人袁景瀾與《吳郡歲華紀麗》〉，《東南文化》第4期，1990，頁132。

⁴⁰ 譬如卷三〈三月踏青〉「意所暢，極目，目所暢，極趾。」(頁92)與《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海淀〉對勺園之敘寫「意所暢，窮目。目所暢，窮趾。」(頁218)之句法筆意幾乎相同。

記可以容納的知識面向多元，既有道聽塗說，亦有現場考察；亦有幽默自嘲，亦有抒情自適。一個廣泛（相對駁雜）的文體所展現的地方特性格可以呈現書寫者的個人性，以及地方的公共性。

這本《吳郡歲華紀麗》，顯示了一種生活感與在地的連結，既有生活景觀，民俗敘寫，而且也朝向社會記憶，公共議題的層次，涵括時代的人文課題。袁景瀾呈現了「寓居視野」⁴¹之下的吳中士人的農事觀察與田野感知，此處有時代的鏡像與對照，在「實用」的指引之外，也敘寫了因時代的差異所呈顯的地方想像。

⁴¹ 本處的寓居視野得自於曾少千在〈從風景到地方：1970年代臺灣攝影中的風土與寓居視野〉之說法，他指出「寓居不只是佔據一處實體空間或居住在一棟房屋，而意指日復一日的生活和工作構築環境的動態過程。」「寓居是各種日常的任務」，詳見曾少千：〈從風景到地方：1970年代臺灣攝影中的風土與寓居視野〉，《藝術學研究》第三十三期，2023年12月），頁67。袁景瀾世居蘇州元和縣，所居袁村於吳淞江畔，別宅於蘇州城內，一生生活於吳地。以「寓居」一詞也呼應他在詩文中不時透顯的時代感受。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晉〕張勃：《吳錄》，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27年。
- 〔北周〕宗懔：《荊楚歲時記》，臺北：臺灣商務，收入〔清〕紀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9冊，1986年。
- 〔唐〕陸廣微撰，曹林娣校註：《吳地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臺北：臺灣商務，臺北：臺灣商務，收入〔清〕紀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9冊，1986年。
-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臺北：古亭書屋，1975年。
- 〔宋〕范成大纂修，汪泰亨等增訂：《吳郡志》，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1990年。
- 〔元〕高德基：《平江記事》，臺北：臺灣商務，收入〔清〕紀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0冊，1986年。
- 〔元〕陸友仁：《吳中舊事》，臺北：臺灣商務，收入〔清〕紀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0冊，1986年。
- 〔明〕王鏊等纂：《姑蘇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
-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臺北：新興書局，1983年。
- 〔明〕黃省曾：《吳風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徐崧，張大純輯：《百城烟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顧祿撰，繆荃孫校補：《清嘉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袁景瀾撰，甘蘭經、吳琴校點：《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清〕袁學瀾：《適園叢稿》不分卷，（諸家評選藍格底稿本，約西元19世紀），全2冊。
- 〔清〕董康：《書舶庸譚》四卷，北京：中國書店，1940年。
- 〔清〕吳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吳縣志》，蘇州：蘇州文新公司排印本，1933年。

二、近人論著

- 〔日〕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o 著，陳力衛譯：《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日〕稻畑耕一郎：《〈清嘉錄〉著述年代考—兼論著者顧祿生年》，《新世紀圖書館》第1期，2006年。
- 〔英〕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

版社，2006年。

- 〔美〕克里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 著，楊德睿譯：《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 〔美〕段義孚，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
-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著，鄭學勤譯：〈斷片〉，《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年。
- 〔美〕段義孚，Yi-Fu Tuan 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新華書店，2019年。
- 〔美〕戴思哲，Joseph Dennis 著，向靜譯：《中華帝國方志的書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 〔法〕熱奈特，Gérard Genette 著，史忠義譯：《熱奈特論文選·批評譯文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法〕皮耶·諾哈，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台北：行人出版社，2012年。
- 〔德〕韓炳哲，Byung-Chul Han 著，包向飛、徐基太譯：《時間的味道》，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7年。
-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 著，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氣候、經濟、社會與探源南海的元明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20年。
-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 著，馮奕達譯：《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台北：衛城出版社，2024年。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台北：允晨文化，2015年。

吳 琴：〈風俗詩人袁景瀾與《吳郡歲華紀麗》〉，《東南文化》第4期，1990年。

周振鶴：《蘇州風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

施曉平：〈渡橋袁氏〉，《尋根》第4期，1996年。

范宜如：〈被隱蔽的文學想像？——以明代粵西筆記《赤雅》的知識傳述與書寫型態為討論核心〉，《政大中文學報》第28期，2017年。

范宜如：〈謝肇淛《五雜俎》中的物質書寫與地域視野〉，《中正漢學研究》第22期，2013年。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88年。

張承宇：〈驀然回首江南地 自然節序今似昔——讀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中國圖書

評論》第9期，2003年。

曹淑娟：《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19年。

曾大興：《氣候、物候與文學——以文學家生命意識為路徑》，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曾少千：〈從風景到地方：1970年代臺灣攝影中的風土與寓居視野〉，《藝術學研究》第三十三期，2023年12月。

楊弘任：〈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思與言》第49卷第4期，2011年12月。

楊玉君：〈佩掛與驅邪——仲夏民俗的比較研究〉，《漢學研究》第27卷第4期，2009年。

劉柏正：〈故物·錄存·敘事：《閱微草堂筆記》的物質書寫與情感意涵〉，《清華中文學報》第32期，2024年12月。

蔣旅佳、汪雯雯：〈地域文化視野下《吳郡文編》編纂分類研究〉，《中國地方誌》第10期，2016年。

蔣寅：〈生活在別處：清詩的寫作困境及其應對策略〉，《文學評論》第5期，2020年。

談輝：《清代蘇州歲時節日文化研究——以《清嘉錄》、《吳郡歲華紀麗》為基礎》，蘇州：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羅正心、林徐達：〈地方知識與田野工作〉，《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1卷第4期，2008年冬季號。

Regional Knowledg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Local Customs in *Wu Jun Sui Hua Ji Li*

Fan Yi-Ru*

Abstract

Wu Jun Sui Hua Ji Li (吳郡歲華紀麗, *Wújùn Suihuá Jìlì*), compiled by Yuan Jinglan (袁景瀾, also known as Yuan Xuelan 袁學瀾), is a twelve-juan work documenting the seasonal customs and local milieu of Suzhou. Organized by calendar months and structured around seasonal festivals and popular sayings, the text draws extensively on historical sources and incorporates poems by earlier writers and by the author himself, thereby constructing a rich representation of local customs and everyday lif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work's compilation methods and documentary character, and employs the concept of *fūdo* (風土) to analyze representations of climate, water systems, an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t further explores depictions of common people's lives and social observation, demonstrating how regional knowledge and local experience intersect in the text. Through this analysis, the study reveals Qing-dynasty literati's grounded engagement with lived realities and the social space of the Wu region.

Keywords: Wu region (吳中); regional knowledge; local customs; *fūdo* (風土); *Wu Jun Sui Hua Ji Li* (吳郡歲華紀麗); Yuan Jinglan / Yuan Xuelan (袁景瀾 / 袁學瀾)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